

# 花嫁

*Scent of Wedding*

伊蘭、薰衣草、香水玫瑰，  
三個香味的故事，  
讓花兒的芬芳與魔力，陪你談一場最浪漫的花語戀情。

伊依=著





花

*Scent of weddings*

伊依

嫁



花嫁 / 伊依著.

-- 第一版 -- 臺北縣中和市:

大慶, 2002[民91]

面; 公分. --(White 快樂窗;14)

ISBN 957-2094-71-8(平裝)

857.63

91011173

White 快樂窗 14

花嫁

作 者:伊 依

責任編輯:狐之眼創意工作室

美術編輯:胡峻賓

出 版 者:大慶出版社

地 址:台北縣中和市員山路502號4樓之3

E-mail:da\_ching@citymail.com.tw

電 話:(02)2223-4172

傳 真:(02)2228-7758

定 價:220元

2002年7月第一版第一刷

總 經 銷:大河圖書公司

電 話:(02)2226-9629

傳 真:(02)2221-0403

地 址:台北縣中和市員山路502號4F之3

劃撥帳號:19567812(大河文化出版社)

◎欲利用本書全部內容或部分內容者,須徵求大慶出版同意或書面授權。洽詢電話:(02)2223-4172

◎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 
(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、倒裝請寄回更換)



他成全於你，是盛開青春；妳顧盼於他，是相約來生。  
他拜倒妳裙下，隨妳召喚；妳馳騁他胸膛，任他驚慌。  
妳耳根太淺，情話聽不膩；芳唇欲還迎，他魔力無邊。  
夕陽看非盡，風逐花弄影；海天共晨昏，水問山長依。  
挑逗的、俘虜的、含羞的、顛倒神魂的……，  
是情人呼吸，金誓玉盟發源地。  
不滅的、攸遠的、傾慕的、情迷意亂的……，  
是植物芬芳，運轉情愛性與靈。

他，也許無人可替，她，也許不可抗拒；他、她、她、  
他、……，宛若故事裡！  
請准許這一本愛情簽證申請，讓草本物語，寶貝她心、  
鍾愛他意、揮發猶豫！

## 前言

# 目錄

依  
蘭

.....148

香  
水  
玫  
瑰

.....074

董  
衣  
草

.....400

# 愛情

如 SPA，像霧，像霧，像霧，像謎，像謎，又像花。





花

*Scent of weddings*

伊 依

嫁



# 目錄

薰衣草

..... 400

香水玫瑰

..... 074

依蘭

..... 148

# 愛情

如 SPA，像霧，像謎，又像花。



Whimigo 02.06.10



他成全於你，是盛開青春；妳顧盼於他，是相約來生。  
他拜倒妳裙下，隨妳召喚；妳馳騁他胸膛，任他驚慌。  
妳耳根太淺，情話聽不膩；芳唇欲還迎，他魔力無邊。  
夕陽看非盡，風逐花弄影；海天共晨昏，水問山長依。  
挑逗的、俘虜的、含羞的、顛倒神魂的……，  
是情人呼吸，金誓玉盟發源地。  
不滅的、攸遠的、傾慕的、情迷意亂的……，  
是植物芬芳，運轉情愛性與靈。

他，也許無人可替，她，也許不可抗拒；他、她、她、  
他、……，宛若故事裡！  
請准許這一本愛情簽證申請，讓草本物語，寶貝她心、  
鍾愛他意、揮發猶豫！

## 前言



# 薰 衣 草

在法國的鄉林，大片的薰衣草開花時，地上幾乎一片紫海，它那帶有藍的紫色，真是美麗極了，英國、南斯拉夫也有種植，蒸餾其花朵即可得到精油，雖然由花萃取，但香味卻帶有草香及木頭香，精油為淡黃色，另有一種品種LAVANDIN香味類似，但效果卻較差。

【功效】鎮定、舒緩、平衡、天然抗炎、消腫、解毒劑、預防疤痕、助眠、減輕頭痛、緩和緊張情緒、紓解壓力、治療燙傷、曬傷、溼疹。

*Wuming 12.06*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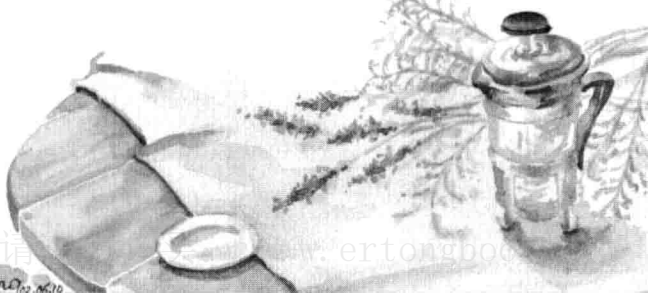
# 他

戴著太陽眼鏡，穿著筆挺的細紋深靛色西裝，高視闊步地走進來。一百八十三公分高的個子，加上淺藍鏡片，一抹有稜有角、不易妥協的嘴角，很難不引起店裡女孩兒們的注意。他的氣質斯文、有禮，親切，卻又彷彿刻意保持一定距離似地很少開口。他在櫃檯前面，確認一下所預定的花，付了錢，拿著花束，大步地走了出去。

「這是他第三次，同樣在單月的最後一個週末下午三點鐘左右，到花店裡頭來買花了。」女店員蘋莉兩手托腮，趴在櫃檯桌前，深情款款地望著客人離去的背影，喃喃自語。

摩登的大波浪鬚髮，突顯了講究的艷抹濃妝，蘋莉頭靠著身旁的工讀生小如，用她慣常的、歌迷影痴般的口吻說著：「每一次，都是挑最高級、最昂貴的花種呢！有這樣一位英俊慷慨的情人真是幸福呀！」戴著深度近視眼鏡，紮著兩串馬尾的小如，唱雙簧般地應和：「對呀！真不知道誰是那一個幸運的公主？」兩個女生望影痴醉、不勝唏噓。

「……公主？什麼公主？誰的公主？」可兒從裡面的工作室出來、淺



笑盈盈地。她的長髮胡亂地束在腦後，髮絲飄垂在臉龐兩側，手上抱著滿滿一大把的紫羅蘭。她彎下腰放進了一個圓形大水瓶中，縱身一咕嚕地跳坐上櫃檯旁的高腳椅凳，順著同事倆的目光望了出去。

「喔……？那個人啊……！」可兒眯著眼睛，欲捕捉這位擄獲眾女芳心、大名鼎鼎的「他」的風采……。

可惜，白馬王子早已不見蹤影。

\* \* \* \* \*

在大飯店裡的花坊工作，什麼都好，就是附屬的員工訓練少不了。可兒人雖然坐在專訓教室裡，耳朵卻聽不進去講師教的半句接待禮儀。

最近，她的心裡常在盤算著母親準備開刀的手術費。再五天就可以領薪水了，扣掉房租、會錢、保險費……，還剩下……？唉！只懂使喚、沒有人味的老闆，就只會整日叨念「業績、業績」的壓榨可憐的手下們，自己倒好，只要負責點鈔票。忽不嚨咚地，一連接了好幾個大企劃案，

花

Scent of wedding

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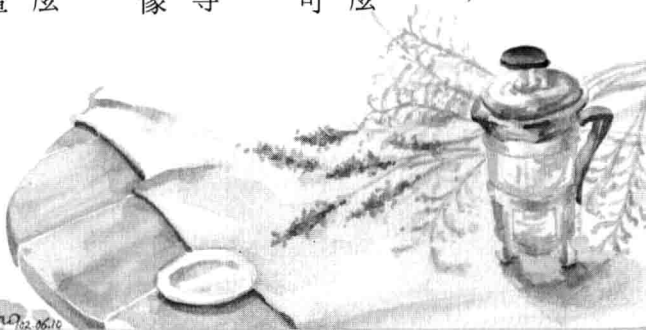
光這家觀光飯店裡的用花需求，就讓花店生意好的不得了，更不必說，還有一般節慶生日、喜喪宴會賣給散客們的花材要應付了。

對街花舖因為不景氣收店，老闆樂得正好接收週遭客戶，發明什麼會員制的促銷方案，只疲勞了店內像工蜂般轉個不停的夥計們，包括可兒在內，這個夏天，全都忙到腰酸背痛、手腳抽筋到不行。

可兒想到了，明天早上又有一場婚宴要用的花籃、捧花、桌花：等著要張羅，她的心中突然覺得很煩。拈花惹草的生活，一點兒都不像她當初想像的那樣浪漫趣味。

一個高中畢業、沒考上大學，又不想繼續升學的女孩兒，能做什麼養活自己在鄉下的母親？家鄉是回不去了，她不想像媽媽一樣一輩子種菜、賣菜，仍是窮苦一生。賣衣服、化妝品？長相甜美的可兒，卻對打扮自己或別人，一點兒也提不起興趣。一般的行號、公司？這年頭講求的是學歷，可兒不想爬到最後，卻輸在文憑。

可兒曾在大工廠裡當過一陣子的作業員。被裝訂在生產線上的青春？別提了！顯然不適合自己。擺地攤一度蠻好賺？算了！生計沒保



障，還比不上待在花店。

對於植物，可兒多少有些依戀。

撫弄花草的時候，現實生活裡的壓力、人情的冷暖無依，彷彿也會隨著手指的栽插，慢慢地撥開、散去。花店老闆雖然在底薪上面刻薄，卻很肯給獎金，只要店內生意不壞，年底紅利總是一大疊。老闆的經營手腕高明，跟著他，好歹餓不死。

何況，還有輪派駐店的花藝師傅可學習，有了一技之長就可以開一家屬於自己的店了，這不也是四年來，唯一能留住自己待在異鄉的夢想？一想到這兒，可兒的眼神又有了光采。

\* \* \* \* \*

今天，可兒輪晚班，臨出門前家裡來了通電話，需要用錢。她急忙跑去附近農會匯款，來到店裡時，蘋莉她們已把花店裡的訂單處理得差不多了，正處於「西線無戰事」的休息狀態。

花

Scent of wedding

嫁

暫時沒有客人上門，值班的女店員們一邊給花草澆水、一邊聊天嬉鬧。花店裡總共有五個女生輪流上班，除了可兒以外，都曾經不約而同的在一個值班的週末下午，「邂逅」了那位風度翩翩的年輕男子。

「他」已成了女孩兒們的新話題。

「小如，你說，今天他是不是擦了點古龍水？男人的氣息：噢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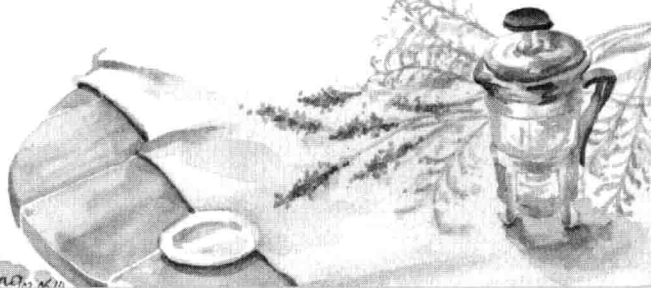
「：每一回他來，我的心中小鹿亂撞，根本定不下神靠近：」

「在他那件漿燙過、熨平了的寶藍色襯衫底下，裹著象徵陽剛、健康的結實肌肉，若是能夠和他約會一次：」

「妳們猜猜他的身分，八成是企業小開：」

「：可是他的體格，倒像職業運動選手：」

黑柔的長髮，就像她的主人無神的眼眸一樣，缺乏生命力地，輕瀉在肩頭。可兒的腳丫子無聊地搖晃著，聽著同事們一搭一唱描述著那個「他」。若不是家計窘迫的煩惱，逼得可兒得開始找出點樂子，來驅除掉自己這一陣子的低落情緒，否則可兒是永遠不會湊這種熱鬧，討論起客人的衣著、買花時間、次數、行業臆測：：：等等這些個白痴



程度不亞於電視肥皂劇的噁喳小話。

「蘋莉，妳不是在減肥嗎？」可兒故意斜歪著身體：「怎麼還這麼重啊！再靠過來，我的骨頭都要讓妳壓碎了。」蘋莉不情願地，從少女情懷總是詩的雲朵裡跌回了現實面。她打了可兒一下：「討厭！」

「到底是帥成什麼樣子啊？妳們大家天天講？」

「對喔！只剩下可兒姐沒見過他耶！可兒姐，他今天下午又來買花了，可是妳呀：，遲到！」小如惋惜著，一副沒有辦法的樣子。

「我才沒有那個閒情逸緻研究男人的外表呢！」可兒發現，玻璃櫥窗外面的向日葵有點乾萎，她走到水槽邊舀了一瓢水，示意小如把那幾棵向日葵抱過來。

小如走過去，用腳將花盆挪前了幾步，說：「他真的不一樣，光是看到他那雙藏在太陽眼鏡下的眼睛，就有一種：被電到的感覺！」木架子上，擺著一小盆一小盆，目前最受歡迎的香草盆栽，可兒摸摸其中一株迷迭香的土壤溼度，檢查一下葉瓣的細紋：「這麼神奇？那螢幕上的男明星們，不都白混了？」

花

Scent of wedding

嫁



薔莉和小如對望，本打算繼續爭辯下去，卻相互使了個眼色：「不要打個賭，只要妳見過他，保證妳一定會和我們一樣瘋狂地對他產生崇拜，說不定，還有過之而無不及哦！嘻嘻……！」

可兒抬了頭認真瞧了瞧這一對無可救藥的花痴女王。有時候，還真歡喜有這兩位「天真爛漫」的好姊妹作伴，在許多乏善可陳的工作天中，多虧了她倆，生活才不致於太灰色、枯燥，雖然，她也常被她們弄得啼笑皆非。

看店之於她們，就好像獵人尋找標的物，滿懷期待、見獵心喜。漫漫夏日，褥暑難耐，除了尋覓新品種偶像，還有什麼法子能叫人打起精神呢？狩獵季節一到，總能叫她們嗅出新獵物來。去秋，風靡了花店好一陣子的那個：教拉丁舞的男老師呢？她記得當時這人也挺熱情的，如今「拉丁舞男」又不在排行榜上面了嗎？

「怎麼樣啊？就賭『代班』一天好了！」薔莉和小如兩人正在興頭上。可兒有一搭沒一搭，無所謂地回：「嗯！聽起來蠻好玩的。」說著將斜倚牆角一隅，大約百來枝的波斯菊拿掉了一小撮。

